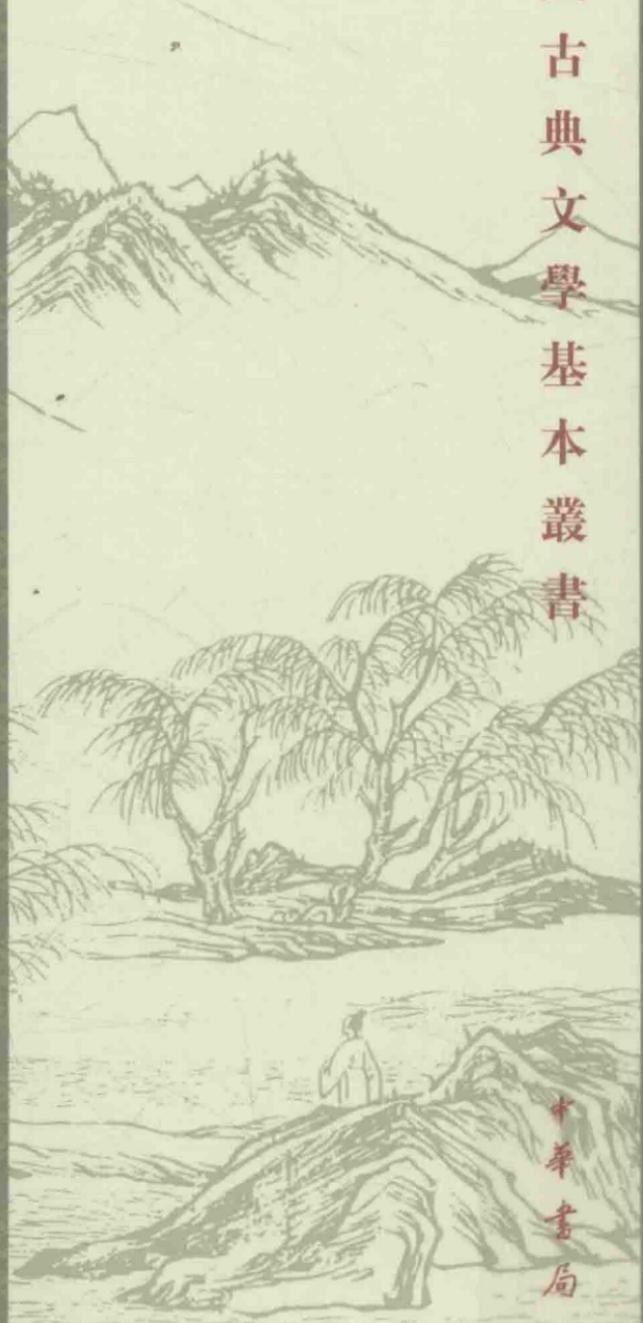
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中華書局

王惲全集彙校

第七冊

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# 王惲全集彙校

第七冊

〔元〕王惲著  
楊亮鍾彥飛點校

中華書局

# 王惲全集彙校卷第六十二

文

## 詛蠹魚文

并序

王子曝書于庭，風動帙開，有蠹十數輩倘佯其間<sup>①</sup>，取書視之，甚有噭壞者。遂爲文以詛之，亦且攄予懷之梗概云。其辭曰：

嗟上蒼之生物兮<sup>②</sup>，曾巨細之不遺<sup>③</sup>。隨一物而一名兮，乃各有其所施<sup>④</sup>。龍驤首而霧集兮<sup>⑤</sup>，鷺搏擊而翰飛<sup>⑥</sup>。蟻緣隙而射蝎兮，蚓含淒而應時。蟻結陣而雨妥兮<sup>⑦</sup>，蛛縈絲而喜隨<sup>⑧</sup>。至於蛇虺毒而虎豹猛兮，網繩獨刃，人得驅而遠之。彼蠹魚之何爲兮？當去之而不疑<sup>⑨</sup>。我固拙而未貧兮，尚其書之滿家。規姚姒而法周孔兮<sup>⑩</sup>，浩波瀾之無涯。念披讀而有次兮，譬草木之品差。歲翻閱而莫周兮<sup>⑪</sup>，蠹乘隙而遺蘖芽<sup>⑫</sup>。感餘浥

而化育兮，何族類之紛拏。正如深山大澤人迹所不至兮，足魍魎而生龍蛇。

⑬。

爾名爲魚，厥號曰蠹。無鱗鬚以自衛，不潛淵而躍渚。披景慕之虛名，蘊蠶食之邪  
慮。天壤之間充汝腹者多矣，尋茫茫之墜緒。幸不爲人之害兮，唯簡編之見惡。信黃卷  
之有味，汝得幽潛而饜飫。豔輕碧之微軀兮，曳白鬚而容與。曾賢愚之無間兮，輒遇之  
而必妬。誰謂汝無牙兮，何以穿予之竹素？紛篆籀之紆屈兮，致篇章之脫誤。欲散帙  
而撲滅兮<sup>⑭</sup>，念忌器之善喻。筆春薺之纖葉兮<sup>⑮</sup>，雜芸芳而細注。恐物感之有驗兮，庶噍  
類之一去。曾少力之不獲兮，愈滋蕃而無數。汝豈學道之人兮，咀糟粕而未悟。將生死  
於文字之間兮，凝精思於朝暮。不然秦李斯之徒兮，師《六經》而依據。一旦燔之而叛道  
兮，俾黔首而聾瞽。流餘孽而見化兮，終宇宙而惡著。聖防謹其萌芽兮，堅冰凝於霜履。  
苟不處而不區兮<sup>⑯</sup>，恐齧缺而無餘也。

布我牀榻，汎我庭宇。亂牙籤於風中，趁秋陽之烈馭。既不能全湯鼠之磔裂兮，以  
炎暉而爲治具<sup>⑰</sup>。藉流爍之熾焰兮，書難爲之一抒。燔醜類而莫逃兮，遞糜喝於諸部。  
失餘泥之所在兮，斂炎光於書戶。齊潔竹書之簡，森列周宣之鼓。固我扃鐍，若有神護。  
喜卷舒而無恙，殆遺亡而見補。既收書而入室，遂慨然而懷古。彼微蟲之蠹書，尚爲害  
而斯巨。吁姦邪之在朝，妬忠直於時主。其攘斥危亡之禍，將何如哉？

嗚呼噫嘻！我得之矣：嚚嚚管蔡，爲周公之蠹兮，幾謗成於王所；睭睭子西，爲宣父之蠹兮，化不霑於荆楚；臧倉媒孽，爲子輿之蠹兮，道不行於東魯；上官媚嫉，爲屈平之蠹兮，賦《懷沙》於汨浦；匹夫絳灌，爲賈生之蠹兮，老長沙之一傳；孫弘變詐，爲仲舒之蠹兮，策不施於漢武；恭顯讒慝，爲蕭何之蠹兮，致炎運之中阻；封論小人，爲鄭公之蠹兮，太宗幾以刑而爲務；盧杞姦邪，爲真卿之蠹兮，卒糜軀於賊虎<sup>⑩</sup>；逢吉陰險，爲裴度之蠹兮，播緋衣之訕語。蠹兮去之而不可疑兮，尚拔山之固兮。況任遇寵信，返爲忠直之輔兮。奮筆成文，吾爲此而懼兮！

## 【校】

①「十數」，抄本、四庫本同元刊明補本；舊要本作「數十」。

②「嗟」，抄本、四庫本同元刊明補本；舊要本作「嗟彼」。

③「巨細」，抄本、四庫本同元刊明補本；舊要本作「巨靈蠹細」。

④「乃」，抄本、四庫本同元刊明補本；舊要本作「莫不」。

⑤「龍」，抄本、四庫本同元刊明補本；舊要本作「神龍」。

⑥「鷺」，抄本、四庫本同元刊明補本；舊要本作「鷺鳥」。

⑦「蟻」，抄本、四庫本同元刊明補本；薈要本作「玄蟻」。

⑧「蛛」，抄本、四庫本同元刊明補本；薈要本作「蜘蛛」。

⑨「當」，抄本、四庫本同元刊明補本；薈要本作「自當」。

⑩「規」，抄本、四庫本同元刊明補本；薈要本作「上規」。

⑪「莫周」，抄本、四庫本同元刊明補本；薈要本作「猝莫週」。

⑫「蠹」，抄本、四庫本同元刊明補本；薈要本作「蠹魚」。「蠶」，抄本、薈要本同元刊明補本；四庫本作「孽」，亦可通。

⑬「魑」，元刊明補本、抄本作「魑」，形似而訛；據薈要本、四庫本改。

⑭「欲」，抄本同元刊明補本；薈要本作「啓」，形似而誤。

⑮「芼」，抄本同元刊明補本；薈要本作「采」，亦可通；四庫本作「採」，亦可通。

⑯「區」，抄本、薈要本同元刊明補本；四庫本作「驅」，亦可通。

⑰「具」，抄本同元刊明補本；薈要本、四庫本作「其」，形似而誤。

⑱「糜」，抄本、四庫本同元刊明補本；薈要本作「糜」，亦可通。「賊」，抄本、薈要本同元刊明補本；四庫本作「賦」，

形似而誤。

## 祭諸葛丞相乞靈文

維大元至元八年歲次辛未九月壬戌朔某日，承事郎、前監察御史、衛人王某，敢昭告于漢大丞相忠武侯諸葛公之靈：

嗚呼！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，以道義故也。維公挺天人之資，奮雲雷而起，黜功利之邪說，明剛健之正體。攘伏羣陰，嗣興漢紀。兩立偏安，幽燭厥理。茲少康克復之心，何戰國縱橫之可擬？由是而觀，公之志何意於鼎足而峙也？至於開誠心，布公道，從權制，示儀軌，牧民訓兵，賞善黜戾，以君臣大義而言，乃忠武開濟之餘事也。宜魏人畏之而如虎<sup>①</sup>，走狐狸而號魍魎<sup>②</sup>，偃回旆之威靈，嘆奇材於壁壘。故三代而下，巍然王者之佐，惟公一人而已。繫一介之凡庸，何清光之敢企<sup>③</sup>！

然揚洪蜀郡之功曹，楊顥莫府之屬吏，諱一言而表擢，感忠規而隕涕。又如李平、廖立，以過見廢，俾之怨艾，固匪遐棄。及夫蜀婦既髽，痛吾已矣，恨終左衽，發憤而斃。是又見公不屑與新之教，采葑采菲之意，無以下體而爲累也。若惲也，質朽才疏，有志未遂，年迫知命，動昧操履，躊躇仕途，幾年于此。八月行臺，僅免官謗；三年御史，莫吐其

氣。今則俟大治之甄陶，聽鼠肝而蟲臂，雖耿耿以自信，復何爲而何逝？恐生無益於人，死罔聞於世也。用是中夜慨歎，不遑寤寐，乞靈祠下，陳辭而跽<sup>④</sup>。我公在天，日星昭緯，容光必照，奚間彼此？思蛻濯其塵穢，扣囊底之餘智，覬增益其不能，爲砭針其頑鄙<sup>⑤</sup>。付清明於眇躬，極臣子之所上<sup>⑥</sup>。有來厥脩，神所惠祉。庶免夫年與時馳，意從歲易；悲嘆窮廬，遂成枯萎。區區之懷<sup>⑦</sup>，竟無及於追悔也。尚享！

## 【校】

①「如虎」，元刊明補本、抄本作「虎如」，倒；據薈要本、四庫本改。

②「魅」，抄本、四庫本同元刊明補本；薈要本作「魑」，亦可通。

③「敢」，抄本、四庫本同元刊明補本；薈要本作「可」。

④「辭」，抄本同元刊明補本；薈要本作「絲」，非；四庫本作「詞」。

⑤「針」，元刊明補本、抄本作「訂」，非；據薈要本、四庫本改。

⑥「上」，抄本同元刊明補本；薈要本、四庫本作「止」。

⑦「區區」，抄本同元刊明補本；薈要本、四庫本作「逼逼」，亦通。

# 爲虎害移澤州山靈文

大元國至元十二年九月日，承直郎、平陽路總管府判官王惲，近被藩府檄，伐石東鄙，有以虎害言者，謹移文以告：

澤爲州<sup>①</sup>，當太行心腹間，傍雖長林巨壑，獸蹄所交，窟宅所在。然鳥獸陰類，神寔主司，陰禦默捍，限隔常處，制其暴厲，使無犯越以爲人害，此神之職，守吏之責也。今不逞之獸悍然不安其所安，食其所不當食，怖農耕，梗行路，啖民畜，膏肥厥身，以孳乳其遺類，亂區制之常經，忽太府之命吏<sup>②</sup>，是將與吏民雜處此土。方今聖賢在上，世道清夷，政令簡肅，年穀登，盜賊弭，守吏者承流宣化，牧養斯民爲任，坐視若此，安能俛首降心，偷安朝夕，容此物橫？重念民之於國，備犧牲粢盛，供天地百神之祀；出兵賦芻餉，佐軍旅征伐之用。重繁若此，幽明兩間，敢不敬忌以顧恤邦本？且民又未嘗輒犯於彼，彼胡爲而然哉<sup>③</sup>！若曰妖孽之來，蓋有由然，祗吏之不德，政有不善，自有任其責者，奈何禍延平民，使居者、行者惴惴焉懷旦夕不安之恐，一至於此哉？即欲窮幽致討，勦絕而後已，逮禽獮草薙等耳<sup>④</sup>。然神不於其告，輒從事於彼，是守吏不有其神，此文告所以先

也。維神聰明正直，念守吏克虔之告，思職分當然之理，赫靈威，迅符牒，搜索兇渠，斃諸原野，餘則鞭笞驅逐，遠放林壑，限以常處，永絕斯害，使一方安靖，遂田里有生之樂。雖神之職也，寔神之惠也。惟明靈其圖之。

【校】

①「州」，元刊明補本作「用」，據抄本、薈要本、四庫本改。

②「太」，抄本同元刊明補本；薈要本、四庫本作「天」。

③「胡」，抄本、四庫本同元刊明補本；薈要本作「何」，亦可通。

④「逮」，抄本、薈要本同元刊明補本；四庫本作「殆」。

瘞畜犬文

有銘

犬之於人有功矣，晝則守禦，夜則警盜。其健則能搏物<sup>①</sup>，猛則能取威，窮則不遺其主，靈則不失其家，茲犬德之大率也。予有畜犬曰蒼頭，鬚厖被體<sup>②</sup>，耽耽然有獅猛之姿，誠儼羈之上品也。其爲德則不貪饑，不舐穢，不虛吠，不狂遊，寢有常處，履擇其地。

投之物，非嗾之不敢齧；叱之退，非招之不敢前。至於親屬賓客一及於門牆者，聆其聲亦能識其人。指揮馴狎，咸會人意，可謂有人性而無狸德矣。

嗚呼！物之生，稚而壯，壯而老，老而病，病而死，順常理也，主人何憾焉？且計其歸于我以至於死，蓋十有一年于茲，其服勤守禦，功亦多矣。主人惻然而興，命童子具畚鍤，裹以寢簀，枕用玄石，瘞於古堞之下，亦弊蓋不棄，毋使首陷之義也。《記》曰：「捕田鼠者祀之。」矧犬有功於人也昭昭矣？故繫之銘。其辭曰：

嗟嗟奇厖，獮罿之種。曰守曰禦，或靜或動。靡失其常，風鳴意聳。卧護我家，取威于衆。相非狸德，爾馴且勇。唯有稱德，與良馬共。生也服勤，死當禮送。弊蓋之義，敢不是奉？

### 【校】

①「其」，元刊明補本作「某」，形似而誤；據弘治本、薈要本、四庫本改。

②「獮」，弘治本、四庫本同元刊明補本；薈要本作「厖」。

## 諭平陽路官吏文

爲判官初任時作時九年五月也

契勘國家張官置吏，本以爲民，且縣而州，州而府，吏而官，官而長，雖上下分殊，大小職異，以承宣而言，寔爲一體。

至若親臨民事，周知下情，如賦稅、課程、婚姻、良賤、債負、田宅、刑名等事，推明根源，分別曲直，兩盡物情，一歸于正，爲莫若州縣耳。故諺有之「既爲民父母，當作子孫看。」此言雖微，可以喻大。恐不當憚其煩勞，一委於吏，致開塞倖門，情生詐起，附會科條，高下其手，富強恃勢者理本曲而返伸，貧弱冤抑者情久鬱而罔訴，事體既乖，勢成稽滯。及憇者有辭，莫可推延，仍作疑似，上之于州。州司設有窺避事情<sup>①</sup>，捨難趨易，艱於勞心者止憑縣解，略不詳審，輒上於府者有之；易而有謂者一委胥吏，聽其飾說，亂行剖決者有之；謂如按驗未完，辭情稍備，或明具條章，不行定擬，冒亂上陳，倖其萬一者有之。又念徇情同列者，視違錯而不言；既滿望代者，以患失而爲慮。至於辭不清明而曰「民嚚於訟」，身不力行而曰「事擁于下<sup>②</sup>」，以職以分，何不思之深也！總府固當持大綱，略苛細，不宜求痕洗垢，以察爲明。然念軍國之利害，刑罰之枉濫，脫或差誤，而總府

亦不敢止守大綱。究其所以，自有任其責者矣。至若總司行有不逮，虧一道之紀綱，亦何以逃朝廷共理之責乎？又念郎官上應列宿，苟非其人，百里受害，靜言思之，可不畏歟？稔聞公等類皆明直，恪勤官政，小則寄百里之命，大則近連率之職，天官天祿，實荷恩榮。獨有履正奉公，竭盡心力，以功名圖報，上可以答國家委寄之恩，下可以塞爲民父母之望。

噫！社稷人民，莫非王事，視如私家，無不修理，推廣此意，又何俟告辭之丁寧，公移之督責也？自今以往計，能強其所當行，勉其所未盡，以一體爲心，共理爲務，遠懲積習，作新斯民，使一道元元霑被王澤而遂有生之樂，寔公等之力，總府敢叨其功乎？所以集衆思、廣忠益者<sup>③</sup>，惟期王事有成，則總府亦庶乎其寡過矣。

## 校

①「窺」，抄本、薈要本同元刊明補本；四庫本作「規」，亦可通。

②「擁」，抄本、薈要本同元刊明補本；四庫本作「壅」，亦可通。

③「忠」，抄本同元刊明補本；薈要本、四庫本作「衆」，涉上而聲誤。

## 敦諭百姓文

汝等性秉五常，智周品物，聞善必遷，知過速改，此汝固有之理<sup>①</sup>，恒久保身之道也。方今明教化，勸農桑，彰善瘅惡爲務，庶爾有衆，比屋安然，遂有生之樂，此明天子之意也。

平陽，陶唐故都，詩書遺俗，世不乏德。比者自遠思之，化陵夷衰晉之風，尚氣亢強，頗乖正理，致使訟牒畧繁，動經歲月，較其所爭，至甚微眇，親舊變爲仇讐，畎畝棄而荒穢，事端既起，歲計一空。亟當戒者，乘氣窒塞，不度輕重，果於自殘，禍延後人。嗚呼！一忿輕生，乃至於此，非愚而何？況朝廷委付守臣之責，非特有司常務而已<sup>②</sup>，正以承流宣化、美厚風俗、安靖一方爲重。兄兄弟弟，夫夫婦婦，恩義至篤也，不可因細故而致爭；比鄰共里，連鄉並黨，緩急相恤也，不可以小忿而興謗。蓋好鬥者，喪身之原；健訟者，破家之本。興言及此，我心悲傷，汝也何心忍於爲此？

常念禮讓者，安順和睦之方；孝悌者，福澤富厚之本。一日自新，終身樂地，能爾，何止公庭致束杖之清，田里獲共安之樂，將見祖先神靈安於上，子孫德澤流於下，比屋雍

熙，永爲善俗，豈不快哉！豈不樂哉！據教諭社長、耆舊人等，請以此意敦諭中外，使咸知勸戒，毋重其改作也。其有不待教率，自來孝悌勤儉，力田而省事，循理而畏法者，申明上司，別加顯異。若兇頑如前，恬不知省，上違總府之訓辭<sup>③</sup>，下悖父兄之忠告，是亂常敗俗之人，國有常刑，悔將何及？至於有司非橫以侵牟，豪強兼并而爲事，科差不均，力役偏重，縱而不問，以致失宜，使汝下情鬱抑，控告無所，是總司撫字無方，得罪於汝，將何以息閭里愁嘆之聲，迭朝廷共理之責乎<sup>④</sup>？汝等其詳思毋忽！

### 校

①「汝」，元刊明補本、抄本闕；據薈要本、四庫本補。

②「務」，抄本同元刊明補本；薈要本、四庫本作「常」，涉上而誤。

③「總」，抄本、四庫本同元刊明補本；薈要本作「守」，非。

④「迭」，抄本同元刊明補本；薈要本、四庫本脫。

## 勸農文

切惟民生之本在農，農之本在田；衣之本在蠶，蠶之本在桑；耕犁耙種之本在牛<sup>①</sup>，耘鋤收穫之本在人；人之本在勤，勤之本在於盡地利。人事之勤，地利之盡，一本於官吏之勸課。夫田功既盡，縱罹水旱，尚有所得，仰事俯畜，迺克匡生<sup>②</sup>；稽事不勤，雖植農桑<sup>③</sup>，終無所穫<sup>④</sup>，賦稅飢寒將何以濟？由是而觀，克勤者身之寶，自惰者家之殃，此勸課所云急也。

提刑按察司欽奉聖旨，所至勸課農桑，使職近緣巡歷，考照簿書。其耕播栽植之事，勤惰勸率之方，大抵虛文，多失實效，勸農之官，長民之吏，安得不任其責？況今春首，農事方作，巡行勸勉，適在茲時。仰所在有司照依已降條畫，徧歷鄉村，奉宣聖天子德意，敦諭社長、耆老人等，隨事推行，因利而利，察其勤惰而懲勸之。所有事條，開列如後：

一、如田多荒蕪者，立限墾斷，以廣種蒔。其有年深瘠薄者，教之上糞<sup>⑤</sup>，使土肉肥厚，以助生氣，自然根本壯實，雖遇水旱，終有收成。若無閒田，此最良法。

一、穀麥美種，苟不成熟，不如梯稗。切須勤鋤功到，去草培根，豈不聞「鋤頭有雨，可耐旱乾」？結穗既繁，米粒又復精壯，此必然理也。<sup>⑥</sup>

一、麥可敵三秋<sup>⑦</sup>，尤當致効以盡地宜。如夏翻之田勝於秋耕，概櫧之方<sup>⑧</sup>，數多爲上。既是土壤深熟，自然苗實結秀，比之功少者收穫自倍。

一、所在水利常令修葺，毋得因循廢棄。倘遇旱乾，獨沾豐潤<sup>⑨</sup>，是地利偏惠一方，人力可不加謹？又兼此係朝廷最重之事，切當用意，仰體至懷。

一、桑麻之務，衣服所資，切須多方栽種<sup>⑩</sup>，趁時科薅，自然氣脈全盛，葉厚稽長，飼蠶績縷，皆得其用。又栽桑之法，務要坑坎深闊，蓋桑根柔弱，不能入堅，又不宜拳曲難舒。根既易行，三年之後即可採摘<sup>⑪</sup>。

一、蠶利最博，養育寔難，如浴連生蟻，初飼成眠，以至上簇，必須遵依《蠶書》，一切如法，可收倍利。嘗聞山東農家因之致富者，皆自絲蠶，旬月之勞，可不勉勵？

一、耕犁之功全藉牛畜，須管多存芻豆，牧飼得所，不致羸弱，以盡耕作。其或引重服勞，使長有餘力。若有羸老不堪者，切須戒殺，勿擅行屠宰<sup>⑫</sup>。

一、雞豚鵝鴨之屬，菜果瓠芋之類，皆可養人，務須繁畜廣種<sup>⑬</sup>，用之接闕<sup>⑭</sup>，不爲細事？補，故古人有言「菜不熟曰饉」，豈爲細事？